

南陽青春夢

妳不曾忘記城市裡的那條街，永恆的街。

短短數百公尺之間，那熙攘人群的味道和永遠濕溽的雨季。

雖然妳屢屢欲試圖遺忘，而青春過剩的偏執與焦慮，卻不預警黑壓壓地朝妳撲來。夢中的妳都是喘息不安的鏡頭，即使從恐懼中清醒，仍驚魂為甫而冷汗直冒。

多年以後的妳，總是在回神後，慶幸已渡過那個黎明未至的階段。

妳每天總是走著同樣的路。橫亙於台北車站與大亞百貨之間的天橋，被妳調皮嘲笑的「奈何橋」。妳每每揚著腕中手錶，步履匆促、連續跨越幾個階梯，像是昭示著名落孫山不完整的人生；天橋的出口，便是人與獸的分界了。

妳無法忘懷的南陽街與正值十八的妳。

七點十五分。妳與一群沒有臉孔的靈魂，遁入俗世紅塵裊裊深處，練功。

這裡從來沒有溫暖的陽光，強烈的日光燈與冰凍如南極的冷氣，狠狠照耀妳缺乏蛋白質的臉。打從九月初妳就到這兒閉關，灰色建築外觀與別棟無，卻別有洞天；一條小徑支撐整棟教室，屬於現實以外的世界。妳想起武俠小說中所描述的，得道的高僧或欲報血海深仇英雄好漢，重出江湖時也要七七四十九天煉丹、九九八十一回取經，方能苦盡甘來。而妳僅幾個月的機會成本孵育怎麼都合理、划算。

妳直直走入貼滿標語的空間。端正的標楷體書寫「有志者事竟成」、「燕鵲焉知鴻鵠之志」等堅定人心的中國古諺，宛如這才是通往天堂必然之路。

容納二百五十人的教室。妳坐在前方。

聽課。考試。讀書。吃飯。休憩。妳按部就班的生活通常不超出五十五公分。沒有名字，只有數字。這個禮拜妳編號第三十五。

通常，妳會很努力配合名山大師表演，九大名派各家所長的傾囊相授，很快地就身陷江湖中的華山論劍，刀光劍影，誰與爭鋒？底下的妳如影追逐。注意，這段重要喔！一道白光劃開黑板，驚天動地，盤古開天。權威的口吻，妳趕緊在潔白的講義上補上一條紅粗線。

「國之將亡必有妖孽」。……主義佬忿憤丟下粉筆，評斷起領導人在台海危機中的處理，仍持續孤臣孽子式的炮聲隆隆。那是傳聞中的補教天王，安置妻小在溫哥華，空中飛人般每月固定來回太平洋，外加在台的香車美人。妳可以理解那種心態，股票、房地產被套牢的滴血痛切，但還是不免低估：頂多聯考取消，頂多流浪北大荒；妳總是以一種終南山或五台山雲靄裊裊的姿態，俯視腳下的芸芸眾生。

有時，妳也會禁不住周公的召喚，在鹹溼笑話中昏昏欲睡。妳趕緊掏出書包中的綠油精，薰抹人中與太陽穴，濃郁的味道讓妳禁不住乾咳了幾聲，甩甩疲憊打盹的頭。小小默念著：自己跟周遭的高四生與眾不同，是要來雪恥、洗刷屈辱，要揚眉吐氣的。『篤志力行』，妳在筆記本上以一種巫術儀式奮力寫道，看著看著也不自覺地笑了。

但今天，妳可以明顯感覺到不一樣，有種氣氛在看不見的角落慢慢醞釀、滋長。教室後面陣陣喧囂鼓討論之聲，吸引了妳的目光。待下課鐘響揚起，妳還特別繞道往後門走出。年輕男孩散發古龍香水，別出心裁打扮像隻隻熱情洋溢的公雞，花枝招展。還不就是希望在冬季中最寂寞難耐的求偶日，冀望能一鳴驚人。

妳又垂下頭走入休息室，故作矜持啜飲三合一咖啡。像想什麼似的，眼光飄浮，無視身邊形形色色來往的人群。

他朝向妳走來。妳知道的，在後方熱鬧男生群中比較沉默不語，看起來較成熟、內斂的那一位。

而今他就在妳前方，有些慌張，吞吐的話語在喉嚨關節上結疤。

妳凝視他，並閃著疑惑的表情，帶著中世紀修道者特有清純虔誠的尊容，遲疑著尚未開口答覆，對方硬是把邀請意圖活脫脫給嚥下去。

妳眼睜睜看著有心人士落荒而逃的窘態。轉身折回座位，眼角浮現細微的笑意。

星期六的下午，妳依舊前來自修。在偌大的空間裡顯得異常行單影隻。沒有恭逢其盛的失落，彷彿是歷史上重大事件的缺席；莫名的情緒就這樣地湧出。妳揉揉乾澀的眼睛，停止右手來回擺動。

闔上課本。妳趴在桌椅上，冰涼的木質底下，好像真的有股音響喇叭來自不遠之處，轟隆隆地在遠企在紀念堂或在總統府前，銀色世紀末的美麗慶典。如潮汐似的群眾隨著舞台上大牌小牌歌手唱著不知所云的流行歌，紛紛在資本主義歌舞昇平底下扭腰擺臀的，青春盤據佔領的街頭。妳持續杜撰，角落裡還有公主與王子萍水相逢的愛情呢。

妳想起不久前收到的高中同學聖誕卡，妳把它們用黑線捆綁成一袋，全壓在抽屜的底層。內容不外乎是詳述大學生活的美好：社團舞會迎新活動嘍，或對不確定性生涯規劃的預期。

妳的身旁佈滿一粒粒裝滿氫氣的熱氣球，對未知世界探頭探腦的。

惟有孤獨的妳，還在演算外星球的符號。週圍沒有可談天說地的朋友，只有讀不完的講義與參考書。哈利路亞，平安夜。年輕勃發，妳就這麼地被整個城市歡愉給遺棄了。

也只有到了這時候，年少的妳才承認：自己也不過是凡夫俗子一名！

崩潰。妳忍不住就快要哭出來了！

最後忘記是怎麼走出大樓來的。妳感到冷，摩擦著僵硬的手指。走在城市的夜，冷風颯颯地與妳正面交鋒。妳諾諾：多麼凜冽與荒涼啊！依稀自己是童話中徬徨且孤立無援的賣火柴少女，本能性地尋求溫暖庇護。

妳盲目地走著走著，穿越那條現今冷清的大街。妳搖搖晃晃地走在路中央，跺腳大喊：「填鴨教育！」、「什麼百年教育，竟是狗屁一堆！」一種別於妳平常的循規蹈矩。路燈映著妳蒼白的臉，斗大的廣告看板明明滅滅閃爍著，兩旁盡是拉下的鐵門。妳走累了腳癱下來，呈現某種虛脫混沌的感覺，隱約地看見遠遠風中搖擺的燭火，那是在街尾賣蚵仔麵線的小販。妳不自覺地起身奔去；那僅有的光明，卑微地彰顯上帝的存在。

然明天妳繼續準時上下課。頭低低地埋在書本堆裡，若無其事，維持別人眼中慣有的冷漠。

當然偶爾，妳也會抬起頭來，怨煩整條街的窒悶。

妳好餓好餓，像是新聞中才會出現的遠方難民，咕嚕咕嚕地憋了好久的饑腸，似乎需要徹底解放，於是妳竭盡所能一路到底的吃。從頭到尾：香腸、肉圓、臭豆腐、香雞排、珍珠奶茶……族繁不及備載。妳感到萬分的急迫與痛切。惟有嚼咬，找尋舌蕾之間最熟悉的味道，回歸最初最原始的生理需求。這時候的妳是隻快樂小白老鼠，可以暫時地忘掉苦痛，忘掉責任。即使，沿途胃酸吐得淅瀝嘩啦，路人為之側目；風雲因而變色，草木因此寒悲。

那末再拐個彎，跳上潮濕的 236 公車吧，讓小街繼續往羅斯福路延伸、拓寬。每月固定猶如回教徒忠誠的朝聖，著眼前變化的景觀，呆滯的眼神也逐漸清晰而

明朗，心是亢奮的激昂的，面對所妳鍾愛企盼的學術殿堂，在夢中、在「我的志願」裡不知出現了多少回，可妳封塵甚久的壯志又被點燃又要沸騰了。儘管這是妳熟悉的地帶，但彷彿錯失任何進行中的時間，都會成為生命中的一種遺憾。李遠哲。彭明敏。陳水扁。馬英九。白先勇。妳一字一句的唸著支配社會的菁英。夢想，不再輕飄飄，宛若伸手可及啊。

而妳也從來不擔心何時該下車的問題。要不就繼續讓它開，到指南山麓招個手，終安穩地抵達終點站。金黃餘輝所妝點的動物園，望望眼前正出園回家的幼稚園學童，伸個懶腰，跟司機老大道聲謝謝，然後再心滿意足地下車。呵，最長的一條路。

百般無聊午後，一場充實的旅程。

藉由這樣宗教色彩的儀式，好提供妳具體渴望與想像場景。編劇般的妳期許且默禱，就在不久的將來，噢不再過幾個月，妳就可否極泰來、抬頭挺胸，就可跟漫遊在公館的學子一樣意氣風發；創造自己的命運奇蹟哩。妳繼續馳騁：讓妳別上杜鵑花朵沿大學城走三圈都願意哩！

可惜這些都未曾實現過。

妳在中部渡過安祥的大學生涯，並且走出天朝京城的範疇，屬於台北盆地以外未開化的境外之地。
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